

大连图书馆藏抄本《永乐大典》伪书考

陈艳军

《中国古籍善本书目》子部类书类《永乐大典》条,除著录国家图书馆、上海图书馆、南京图书馆、四川大学图书馆藏明内府抄本外,尚有一条:

《永乐大典》……明抄本 存二卷 六百八十三至六百八十四^①

此本藏于大连图书馆。考察不同时期《永乐大典》存世卷目表^②,均未有卷683、684的记载。若此抄本确为《永乐大典》卷683、684的传抄,则其价值不容小觑,对《永乐大典》内容及流散的研究,弥足珍贵。然仔细考查比勘,此“明抄本《永乐大典》”非为《永乐大典》的传抄,却是一部伪书,以抄录《汪氏辑列女传》,冒《永乐大典》之名。

此书一册四十四叶,其中卷683二十五叶,卷684十九叶。纸捻装帧,行款一仍大典原本,红色栏格,四周双边,上下红口,三红鱼尾,半叶八行,双行小字二十八字。版心有书名、卷次、页码。开本高46.4厘米,广28.2厘米,版框高34.2厘米,广22.9厘米,尺寸均小于嘉靖内府抄本。纸质书衣上的书签为黄色纸签,上书书名,存“永乐典”三字,且模糊不清。书衣右上标写韵目的方框内有“八灰”两字。卷末有“重录总校官侍郎秦鸣雷、学士臣王大任,分校官编修臣孙铤、臣何询,书绘儒士臣向明、臣林明表”。除大连图书馆藏书印外,首页还钤有“毛氏子晋”、“汲古主人”两印记,本馆当据此著录为明抄本。

除书衣方框内,两卷卷端题名下方皆题“八灰”两字,说明卷683、684属灰韵,抄录内容应与灰韵所属各单字相关。根据清道光年间山西灵石杨尚文出资刊刻的《连筠簪丛书》中《永乐大典目录》的记载,《永乐大典》卷683、684

①《中国古籍善本书目》子部下册,上海古籍出版社,1996年,第834页。

②袁同礼:《〈永乐大典〉现存卷目》,《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》第一卷第四期,1925年;《〈永乐大典〉现存卷数续目》(与刘国钧合编),《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》第二卷第四期,1927年2月;《〈永乐大典〉现存卷数续目》,《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》第三卷第一期,1927年8月;《〈永乐大典〉现存卷目表》,《北平北海图书馆月刊》第二卷第三、四期合刊,1929年;《近三年发见之〈永乐大典〉》,《读书月刊》第一卷第六号,1932年3月;《〈永乐大典〉现存卷目表》,《国立北平图书馆月刊》第七卷第一号,1932年12月;《〈永乐大典〉现存卷目表》,《图书季刊》新一卷三期,1939年。

韵目为支韵,韵下单字为芝,辑录内容为事韵。而韵目八灰,自卷 2662 至卷 2905,韵下单字有灰、厖、虺、麾等 498 个。如卷 2663-2664 单字为辉,辑录内容为《卫辉府》。卷 2666-2681 单字为徽,辑录内容为《徽州府》。关于杨尚文生平及其刊刻《连筠簃丛书》情况,何绍基《东洲草堂文钞》卷一七《灵石杨君兄弟墓志铭》有详细的记载。而杨尚文何以在《连筠簃丛书》中得刊《永乐大典》目录,史广超《〈永乐大典〉目录研究》一文^①做了详实的考证,兹不赘述。

研读此“明抄本《永乐大典》”正文发现,其中抄录的内容与支韵、灰韵下各单字毫不相干,而是 44 个列女事传。开篇为樊会仁母,接下来依次为王凝妻、郑邯妻、郑绍兰、王氏孝女、贾孝女、周行逢妻、成肃谢后、陈文龙母、吴贺母、包孝肃媳、刘愚妻、莽城莫荃、小常村妇、江夏张氏、韩希孟、应城孝女、徐氏女、童八娜、吕良子、歙叶氏女、罗爱卿、赵淮妾、阚文兴妻、赵孟頫母、郑氏允端、龙泉万氏、济南张氏、叶正甫妻、赵彬妻、霍氏二妇、惠士玄妻、周氏妇、王防妻、黄门五节、柳氏女、储福妻、屠羲英妻、李妙惠、栾城甄氏、台洲潘氏、张宋毕妻、步善庆妻、许颙二妾。每个事传之前均配图一幅,半叶为图,半叶为文。双行小字抄录,以上述事传为题名,正文另起行,题名与正文字体大小一致,每个事传独立成叶。卷 683 抄录列女事传 25 个,卷 684 抄录 19 个。

与馆藏清乾隆时期知不足斋刻本《汪氏辑列女传》对照,其内容实出自该书卷九至十六。其中樊会仁母、王凝妻、郑邯妻、郑绍兰、王氏孝女、贾孝女、周行逢妻出自卷九;成肃谢后、陈文龙母出自卷十;吴贺母、包孝肃媳、刘愚妻、莽城莫荃、小常村妇、江夏张氏、韩希孟、应城孝女出自卷十一;徐氏女、童八娜、吕良子、歙叶氏女、罗爱卿、赵淮妾、阚文兴妻、赵孟頫母出自卷十二,郑氏允端、龙泉万氏、济南张氏、叶正甫妻、赵彬妻、霍氏二妇、惠士玄妻、周氏妇、王防妻、黄门五节、柳氏女出自卷十三;储福妻、屠羲英妻、李妙惠出自卷十四;栾城甄氏、台洲潘氏、张宋毕妻出自卷十五;步善庆妻、许颙二妾出自卷十六。

《汪氏辑列女传》十六卷,明人汪道昆辑,收录列女故事,上起先秦,下迄明万历年间。每个列女故事之后,汪皆加评语,并配插图一幅,书题仇英绘图。插图采用双面对连横幅版式,“以人物为主,景物为辅,景物只有近景,没有远景。人物生动传神,景物精细严谨,一丝不苟”^②。明万历年间初刻,流传不广。清乾隆时期,知不足斋主人鲍廷博得此书版片,再次印行,《汪氏辑列女传》才得以流传至今。

此“明抄本《永乐大典》”抄录的上述事传,完全照录汪氏原书,但省略了汪氏评语。插图也由原来的双面对连横幅版式改为单面竖幅版式,画面相应也有所变化,但体现的内容、主题与原书还是一致的,手工描绘,线条柔和,人的神态举止还比较生动传情,以景物烘托人物,人与景搭配适中。以下两图是《汪

①《大学图书情报学刊》2008 年第 3 期。

②祝重寿编著:《中国插图艺术史话》,清华大学出版社,2005 年,第 114 页。

氏辑列女传》和假托《永乐大典》中樊会仁母的对比：



图1《汪氏辑列女传》樊会仁母



图2 假托《永乐大典》首叶樊会仁母

此抄本假托《永乐大典》者，以卷 683 至 684 韵目为灰韵，盖是造假者以首叶樊会仁母之“会”为灰韵蒙蔽世人。而据《洪武正韵》，“会”为去声队韵。《永乐大典目录》载《永乐大典》卷 15223 至 15236 皆属队韵，下列单字会，辑录内容有朝会、虞夏至五代朝会、宋朝会、元朝会、王会、宴会、宣劳会、盟会、春秋书会、事韵、会子、诗文、王充《论衡·偶会》篇、乐会县、四会县、新会县、姓氏等，并无樊会仁母，均与《列女传》无关。所钤“毛氏子晋”、“汲古主人”两枚印记，其大小、字体与真迹都极其相似，很难判定真伪。然书为伪书，印记一定为假印。毛晋（1599–1659）使用的藏书印，大概有 79 枚之多，此两枚是其常用印中的两方。正因如此，极易被人作假。假借毛晋之名，不足为怪，目的也很简单，就是使其作伪更能迷惑世人。殊不知，《永乐大典》修纂完成后始终藏在深闺，虽有嘉靖皇帝录副，普通官吏仍无缘得见，民间百姓更不消说，故时人对《永乐大典》的认识极为有限，内府之外抄录《永乐大典》的可能性几乎没有。清乾隆时期编修《四库全书》，从中辑佚出诸多亡佚宋元书籍，《永乐大典》逐渐为世人认知，由此也带来了厄运，流失散佚。至清朝末年，皇皇巨制仅存 64 册。民国时期，有识之士如鲁迅、袁同礼、傅增湘等人，开始在世界范围内寻访搜集，编制存目表，通过拍照、影印等方式，使存世之大典化身千百。偶有抄录，亦是复抄存世之内府抄本。关于《永乐大典》非明内府抄本的收藏，很少见于记载。

此抄本假托《永乐大典》者，当为不义之徒为牟财射利，抄录《汪氏辑列女传》，又假毛晋之名而成的一部“永乐大典”。黄色书签上仅存模糊不清“永乐典”三字，应为造假时故意。手法虽简单拙劣，却也蒙蔽了同仁，误为《永乐大典》的传抄，厘定为善本，收录在《中国古籍善本书目》中。

作者工作单位：大连图书馆